

# 超能念力与利益博弈

Terry SU

中国领导人将缺席本周末在新德里举行的今年度 G20 高峰会。二把手李总理将代他出席会议。

这对中美双边关系是个颇具象征意义的负面消息，特别是考虑到目前双方正通过一系列积极互动建立两国关系的“新常态”，而这一局面是国务卿布林肯今年 6 月的首次访华开启的。

拜登总统已对此表示“失望”，但又说“我还是要见见他”。

美国商务部长 Gina Raimondo 上月底刚刚访华。与此前布林肯以及财长 Janet Yellen、气候大使 John Kerry 的访问相比，她的来访对双边关系的改善更具有实务上的效果。

在 Raimondo 出发之前，华盛顿宣布将 27 家中国实体移出其制裁名单。与拜登政府与北京打交道时一贯的示强相比，这的确是少有的释放善意。

在 Raimondo 访华期间，双方成立了联合协调小组，研究双方共同关心的互相制裁的措施。这听起来可能有些空洞，但确实表明了双方继续接触的决心。当然，中方宣布允许向中国航空公司交付波音 737 Max 对气氛改善也有帮助。

在上海，Raimondo 敦促美国企业继续在中国投资，尽管她之前曾在北京警告中方，美国公司认为中国因商业环境恶化而变得“不可投资”。

Raimondo 访华后，中国官方喉舌新华社呼吁两国“超越鸿沟”，“拓宽双边关系的道路”。新华社的评论文章引用中国领导人最近给一些美国人的回信，呼吁双方让中美关系的“力量源泉”涌动不息。

那么，为何中国领导人突然决定不去新德里，从而回避了与自从去年 11 月印尼巴厘岛会晤之后再没见过面的拜登总统聚首的机会呢？拜登可是在六月就表示他期待两人很快再见面。

要理解事件的转折，我们要从中国的战略忍让与战术回击的韬略角度来看。比如在六月，北京一边迎合美国不断提出的启动对话而不做任何实质性让步的要求，一边又在南海和台海上演了与美军战斗机与军舰的近距离遭遇。

即使在 Raimondo 的访问中，中方表现出了如上所述的配合态度，并显得对下一步的进展充满希望，但在中国人内心深处，他们仍然对美国人拒绝在芯片制裁问题上让步感到沮丧，而这是他们最渴望看到华盛顿让步的一点。Raimondo 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这一诉求，正如她上周末在美国重申的，美国“永远不会向中国出售我们最强大的芯片”。

因此，我们看到，北京在 Raimondo 访华期间露了一手——华为公司碰巧发布了其新款手机 Mate 60 Pro，向世界宣示该公司现在有能力发布内嵌自主设计和制造的 7 纳米（或甚至 5 纳米）芯片的 5G 产品。《华盛顿邮报》上周末的一篇报道称，“尽管美国为阻止中国实现这一技术飞跃实施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出口管制”，但中国还是做到了。

这是一个“歼-20 时刻”吗（“歼-20 时刻”指的是 2011 年 1 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 Robert Gates 访问北京时，中国首次试飞第五代隐形战机歼-20 作见面礼）？也许还不是。但这确实是意在提醒美国人，北京的道理与华盛顿的逻辑相悖，但不见得行不通。

回到中国最高领导人今年不会出席 G20 一事，我在上文所述的内容应该足够解释中国的这一举动了。北京没有拘泥于华盛顿的意识形态叙事，它希望美方作出更多利益让步。因此，中国领导人会让拜登总统继续等着，直到下一次见面的机会，比如 11 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还有一点，中国领导人不去新德里峰会还有与俄国总统普京共进退的味道。据报道，后者将派其外长拉夫罗夫代表他出席会议。

中国的这种友俄姿态绝非小事一桩。拜登政府似乎仍决心继续对华强硬，同时不懈地打压俄罗斯，——美国好像是在等待一个有利于他们的奇迹来临，类似于 1990 年代初期的前苏联突然解体。

时任总统布什（George Bush）欢呼对手的垮台，声称美国“赢得了冷战”，战胜了其前任里根总统称为“邪恶帝国”的苏联；而大约一个月前，拜登也说中国政府就是一群爱做坏事的“坏家伙”。

但愿美国真有心事成成的超能念力吧！

本文作者 Terry Su 是 Lulu Derivation 的总裁。在成立 Lulu 之前，他有 20 余年的投资银行和企业高管的经验。他还曾是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的顾问委员会的外部成员。他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系、国际政治学系的学士学位，并于牛津大学获国际关系硕士学位。